

敢言說「不」的殉道者（上）

兼論第三世紀四位殉道聖人

郭偉基¹

本文作者擬分三篇介紹殉道聖人的事蹟，分別有第三世紀四位殉道者、第十六世紀的兩位英國殉道者、第二十世紀在中國義和團及波蘭集中營的殉道者。作者在其前後的導言和神學反思中，點出了殉道者見證基督信仰的精神及對今日教會的提醒，深值參考。限於篇幅，本期刊載上篇，中、下兩篇將盡快擇期登載，敬請期待。

前言

昇平時期說一句「我是基督徒」（Christianus sum）可以是不經意、不用顧慮、全無忐忑不安的焦慮感，但在迫害或教難面前，這意味著生死攸關的抉擇。我們或許好奇他們哪來的勇氣，敢向迫害者說「不」！？這是一個好問題；但筆者認為更好的問題是：在過去教難中，為何勇於為主致命的殉道者或「堅守信仰者」只是少數？相反，大多數基督徒卻成為「背教者」（Apostate）或「跌倒者」（Lapse）。而此問題更為貼近當今的現實環境。在

¹ 本文作者：郭偉基神父，在香港出生。羅馬額我略大學教會歷史碩士畢業。現任教於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授教會歷史；並任香港將軍澳聖安德肋堂的主任司鐸。著有《看，敢言說不的主教》（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2019）一書。

羅馬帝國時期，曾有些地方官員刻意製作「背教者或跌倒者」多過殉道者的訊息。據拉克坦提烏斯 (Lactantius, 240~340)² 報導，迫害者表面顯得較溫和，較有說服力。首先，他們今天對受害者施予少量酷刑而製作傷口，然後加以包紮和治理，但第二天，將傷口撕破，令他們更痛苦。這不是短時間，而是長期讓他們感受痛苦，希望這不斷重複的痛苦削弱受害者的意志和力量，最終迫使他投降或背教。曾有官員吹噓說，在他多年的任期從未處死一個基督徒，但卻不斷旨在摧毀他們堅定的意志。一位在比提尼亞 (Bithynia)³ 地區的官員曾充滿喜樂地說，有一天他竟看到了一位接受過兩年這樣刑罰的基督徒變節。⁴

一、不是苦難使人成為殉道者，而是其原因

(一) 何謂殉道者？

殉道者是一位爲了見證基督信仰的真實性或重要性，而甘願獻出或犧牲自己性命的人。這個詞來自希臘語 (μαρτυρς)，即見證人；神學概念則由聖奧斯定 (St. Augustine, 354~430) 明確定下：

² 拉克坦提烏斯是一位早期的天主教作家，他曾經擔任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顧問，在最初階段指導他基督宗教的政策。

³ 比提尼亞 (Bithynia) 是位於小亞細亞西北部的一個古老地區、王國以及羅馬帝國行省，今日位於土耳其的北部地區。

⁴ Giuseppe Ricciotti, *The Age of Martyrs, Christianity from Diocletian to Constantine*, translated by Anthony Bull, C.R.L. (Milwaukee, Wisconsin: The Bruce Publishing Company, 1959), pp.79-80。

不是苦難使人成為殉道者，而是受苦而殉道的原因⁵。換言之，你不會僅僅因為受苦而成為殉道者，而是因為你為真正的信仰而受苦致命。根據猶太教的教導，殉道被視為是個人虔誠和抵抗邪惡的工作，使殉道者走向成全，並教育作為選民的猶太人。舊約《瑪加伯書》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舊約中，殉道者一詞從未超越其見證的基本意義；同樣，新約時代及往後幾個世紀，一般都涵蓋相同的理解。在宗徒時代的教會，聖保祿曾寫道：「當你的證人斯德望的血傾流時，我本人還站在旁邊予以贊同，並且看守殺他的人們的衣服！」（宗廿二 20）可見他稱呼斯德望是一位見證人。在默二 13 中，基督提醒培爾加摩教會：「當我忠信的見證安提帕在你們中間，即在撒殍居住的地方被殺的時日」，這裡指出被殺的安提帕是忠實的見證人。在默十一 3 及 7 節中提到基督的兩個見證人完成了作見證的職分後被巨獸殺死。最後，默一 5、三 14 兩段經文將基督確定為「忠實的見證人」。故此，宗徒時代的教會普遍稱基督自己為「第一位殉道者」。⁶

（二）《殉道者實錄》（*Acta Martyrum*）是如何寫成？

教難的出現，時而會導致某些殉道者甘願犧牲自己的生命。就在教難當下或之後不久的時間，殉難過程的書面記錄便會慢慢湧現。原因是殉道者的受苦、殉難和其神聖獲得弟兄姐

⁵ Martyrem non facit poena, sed causa : *Epist.* 89.2.

⁶ “martyr”,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9, pp.227~228.

妹的尊敬。異教徒或許因殉道者的學養而敬仰他。他們的家人、朋友和教會內的信友很自然地會為紀念他的殉道事件而寫下某些文字記載，好讓他們的記憶得以保存。事實上，很多時候某些記載更是來自殉道者在外教法官面前的官方審判，逐字逐句記錄下來。根據羅馬法庭的審訊程序，該抄本已存放在法院檔案中。透過正當方法或疏通有關的公務員，獲得檔案副本並不困難。

《殉道者實錄》這位不知名的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他是用 200 塊銀錢才買得這份《殉道者實錄》。法庭審訊的詳情記錄具有相當份量的可信性，因為它們是由那些負責記錄的官員騰寫出來。⁷ 獲得殉道者在法庭作證的記錄後，作者便可補充其他資訊，如：他所遭受的酷刑、死亡和埋葬的方式、他在第一時間被捕的地點、監禁的時間長短或殘酷程度等。這些敘述不僅對殉道者的親友，也對基督徒團體或其所屬的教會具有重大的意義。這些團體以自豪和珍重的態度保存了這些記載，並給予它們教會官方的認可。在一些非洲教會的公共禮儀中，宣讀聖經後便讀出某些「殉道者實錄或其苦難史」。由於非洲的這些實錄一開始就受到教會當局的監督，它們的歷史價值遠遠高於在羅馬帝國內其他省份所寫的實錄。⁸

那些為見證而英勇犧牲的殉道者故事，原本是簡單而清晰明瞭的，沒有絲毫的修辭修飾，只單純陳述事實，且沒有加上

⁷ Giuseppe Ricciotti, *op. cit.*, p.64.

⁸ Ibid.

任何出自虔敬或表面上合理的評論。但不幸的，當殉道者時代快要逝去時，後世的人卻因它太簡單而無法正當地欣賞。這些愚蠢的後人並不滿足於英勇故事，他們要尋找異想天開的奇蹟情節以滿足好奇的讀者。於是，這些人不再看重殉道者的雄辯口才，相反，他們想要誇張的講辭或對某些教義思想作冗長的闡述。只是這樣的闡述很容易成為異端，從而催生了諸如偽福音書（apocryphal gospels）的作品；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並催生了《殉道者實錄》中不實和奇異的情節。

放大和偏倚混淆了許多殉道者的真實行實。不久，受到好奇心驅使，一些異想天開的創作也開始流傳起來。假若某殉道者的殉道時間無法知道或太過遙遠，但卻在某個地方受到崇敬，後人很自然地想知道他死亡的細節，特別是如果他的墳墓還在。為了滿足這種自然的渴望，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尋找有關此事的可靠資訊，並寫出一個可信的殉難故事。然而，尋找此類資訊往往十分困難。作者有時甚至不去尋找，索性自己親自創作更省事。有時，一些不為人知的殉道者之殉道行實是建基於其他殉道者受難的事實而寫成；或建基的根本不是事實，由此產生的作品卻被認為是真實的。這類作品常被這樣寫成，但更多時候是完全虛構出來。放大、奇異和虛構這三股水流相互交融，最終到達虛構一大堆無用且不可靠的故事。

以下嘗試對這些來源進行某種分類，這可給我們一些指引

和提點。殉道者行實的來源可能來自以下其中一種情況：⁹

1. 殉道者曾被審訊的法庭口頭記錄，附有一些詳細描述，如他的監禁、酷刑、死亡方式等等。但有時只有口頭記錄而沒有詳細描述。
2. 殉道者的受難始末（*Passion*）是來自目擊者本人親自寫作或其他收集了目擊者提供資訊後的作者所寫成。這些作家經常以整個基督宗教團體的名義發表這些資訊，因此他們的敘述具有團體的保證。
3. 作者們所寫的敘述曾在事件發生後保存了一段很長時間，而這些敘述是建基於具有一定價值的文獻；它們通常附有各種補充和解釋的說明。
4. 敘述具有某些真實成分，但在情節和人物某些方面則相當不真實或虛構。這類的例子具有如小說的成分，如《未婚夫》（*I Promessi Sposi*）和《你往哪裏去》（*Quo Vadis*）。它們使用一些真實的歷史場景和人物，但其中的情節和其他一切都是作者所想像出來的。
5. 有些故事完全是出自作者自己的幻想而編造和虛構，而有些卻來自異教徒、希臘人和拉丁人的故事。

歷史學家所採納和使用的，多為上述 1~3 類。但第 3 類必須再仔細檢查：哪些是可信任和採納的、哪些顯然是無根據、虛妄和不真實的。至於第 4、5 類則很少或根本不予採納和使用。

⁹ Giuseppe Ricciotti, *op. cit.*, pp. 70~71.

雖然有時某些殉道者實錄包含很少或沒有歷史的事實，但這不能否定殉道者不是一位歷史人物。儘管殉道者的材料來源不是非常詳實，或只頂多提供了其名字和殉道事實；然而，他的真實存在卻可從考古或其他古代證據中獲得證實。須知，有時縱使其整個殉道史顯然是虛構的，但他曾存在的事實卻無可否認。那些在亞卡貢(Agaunum)地區¹⁰的殉道者就是一例。為歷史學家，另一個困難是：那些殉道實錄時而欠缺準確時間和地點的資料，因而在處理這些材料時往往引起矛盾和混亂。

(三) 何謂「跌倒者」(Lapsi)？

在教難中，殉道者固然為信仰致命，但其人數不多。而所謂「跌倒者」，正好跟殉道者相反，他們在面對迫害時放棄承認耶穌基督，不敢承認自己是基督徒或作出明顯相反信仰的行為，如：當眾用腳踐踏十字架或耶穌像、或以獻香方式向邪神作敬拜、或向羅馬皇帝的肖像灑酒或獻香、或聽從羅馬皇帝命令將聖經交出來燒毀等等。

「跌倒者」的數量往往多得無法估計。他們跌倒的原因不一而足，且不可以將他們劃一地放入譴責的行列中。第三世紀中葉，迦太基教會在德西烏斯皇帝施加基督徒的教難(Persecution of Decius)中，曾有 90%以上教友成為跌倒者。更令人驚訝的是

¹⁰ Giuseppe Ricciotti, *op. cit.*, p.10. 亞卡貢(Agaunum)地區即今日在瑞士的天主教聖莫里斯自治會院區(Saint-Maurice in the Swiss Vallais)。

在四世紀初，北非斯達這個教區（Cirta of Numidia）竟然所有基督徒（上自主教下至最低級別的神職人員及信友）全部跌倒！羅馬長官命令他們將所有聖經交出燒毀，甚或強迫他們親自燒掉。¹¹ 為迫害者，這不失為一個聰明打擊基督徒的做法，因為基督徒對聖經心懷神聖的尊重，會謹慎保存它。長官們要看看基督徒會否為保存它連性命也將付出。這道命令要他們交出（交出的拉丁文為 *tradere*，意思即投降）聖經給官方，而同意交出者被稱為「投降者」（*traditor*）。受了迫害的基督徒非常憎恨這些「投降者」，索性將他們稱為「出賣者」（*traitor*）。

（四）「堅守信仰者」（*Confessor*）

在教難中，不是每位基督徒都能獲得殉道的榮冠，為堅守信仰而未能殉道的被稱為「堅守信仰者」。他們也像殉道者一樣曾受過審訊、監禁或已被判入死囚行列中，甚至也期待殉道。但不知什麼原因，迫害者當局卻沒有執行死刑，而將他們施予另類刑罰，如：流放到礦場當苦工、或施予某些懲罰（如鞭打、斷手斷腳、監禁若干年）。他們接受完這些刑罰後便被釋放回家。當這些基督徒曾因堅守信仰、幾乎為主致命，但卻竟還活著返回自己所屬的教會團體時，團體當然十分高興，接納歡迎他們，故稱他們為堅守信仰者（*Confessor*）。

¹¹ “Hand over your Books!” 19 May 303, *Gesta apud Zenophilum,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CSEL), XXVI, pp.186~188.

這些堅守信仰者在團體中受人尊敬，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榮耀。有某些堅守信仰者又被稱為「礦場堅守信仰者」(miner confessor)，因為他們所受的刑罰就是被押解到礦場當苦工。為當權者，他們是一些免費勞動人口，減輕庫房的支出。巴勒斯坦附近一帶之地(Phoenicia)及賽普魯斯(Cyprus)有銅礦場(copper mines)；而在埃及周邊的迪拜爾(Thebaid)、塞爾維亞的錫爾米烏姆(Sirmium)及西里西亞(Cilicia)地區有斑岩礦場(Porphry mines)。當局認為與其殺死他們，倒不如將他們流放到這些礦場。在送去礦場之前，他們的身體曾受過若干程度的摧殘。例如：在左腳的肌腱上燒灼，讓他們逃跑時不能走得快；或右眼被剝出來後在傷口處加上火印；或有些年輕男性被閹割。在礦場做苦工不一定在固定的地區，有時會轉移到別處工作。當然，這種轉移地點(例如由迪拜爾至西里西亞)為他們在烈日下走路可說是死亡之路。幾百英哩的路程使許多人精疲力盡而死去，能僥倖到達目的地者少之又少。在某程度上，他們也可說是殉道者。

二、聖佩爾都亞及聖斐理塔斯¹²

除了自稱我是一位基督徒，我不能稱自己為別的了。¹³
在筆者介紹的基督徒殉道者中，大多數是男性；但在初期

¹² 本段的原始材料主要來自《聖佩爾都亞及聖斐理塔斯的殉道實錄》(以下簡稱《實錄》)。Latin version: *Passio Sanctarum Perpetua et Felicitas* (abbreviated hereafter as *Passio*) , accessed on 15 October, 2022 , <https://www.thelatinlibrary.com/perp.html> 。

¹³ *Passio*, 3.

教會中，女性的殉道者也為數不少。這裡要介紹的是在迦太基（Carthage）第三世紀初的兩位女殉道者；值得一提的是，在她們的《實錄》中第三至第十部分，是由聖佩爾都亞（St. Perpetua, d.203）親自寫成，具有第一手資料的可信性，當中描述她在監獄期間可怕的折磨，以及在她死前曾經歷的四個異象。聖斐理塔斯（St. Felicitas, d.203）是服侍著主母聖佩爾都亞的奴僕，她在被捕時已懷有八個月身孕。除了關心胎兒的安危，她也擔心自己能否跟隨其他夥伴一樣光榮地殉難。與她倆一同殉難的還有其他基督徒，他們是萊臥加圖斯（Revocastus），撒尼諾魯斯（Saturninus）及賽公圖斯（Secundulus）。¹⁴

據《實錄》所記，聖佩爾都亞的全名是維比亞佩爾都亞（Vibia Perpetua），她是一位有著良好家庭和成長經歷的新婚婦人，殉道時約 22 歲。她有一個剛出生的兒子，家中有幾位奴僕，其中一位就是聖斐理塔斯。¹⁵ 因當時迦太基是整個羅馬帝國思想和靈感的泉源中心，聖佩爾都亞接觸到豐富多樣的語言、文學、宗教和思想。而她就被新興的基督宗教所吸引，決心皈依，即使明知禁令森嚴，仍積極準備受洗。她宣誓了效忠耶穌基督，她的奴僕聖斐理塔斯也跟隨主母一樣接受了耶穌，成為一位基督徒。不久，曾教授他們道理的傳道員撒督魯斯（Saturus）被捕下獄。這位撒督魯斯在剛提及的《實錄》中是第十一至第十三部分的作者。

¹⁴ *Passio*, 2.

¹⁵ *Passio*, 2.

他們在監獄拘押了一個時期，202 年秋聖佩爾都亞得在監獄中受洗；隨後便都被提解到迦太基監獄，準備受審。他們擁擠在一間狹窄而黑暗的監房中，天氣悶熱，穢氣薰蒸，情形異常悽慘。聖佩爾都亞雖覺難忍，但可幸她獲准把孩子帶來親自餵養，她便感覺心滿意足，視監獄如同皇宮一般了。¹⁶ 對肉體的痛苦她毫不在意，她最感難受的是父親的哀求糾纏。據《實錄》記載，她的老父曾四次前來，向她哀求、威脅，千方百計地誘惑她背教。以下是《實錄》中父親跟她的對話。

第一次勸說：

她自述說：「當我們還和迫害者在一起的時候，我的父親，爲了他對我的愛，堅持要把我改變，堅持要我拋棄信仰。」

我說：「父親，你看，讓我們說，放在這裡的容器不是稱爲大水罐嗎？還是別的稱謂嗎？」

他說：「我看是這樣吧。」

我回答他說：「除了稱它是這樣，還能用其他名字來稱呼它嗎？」

他說：「不。」

我回答說：「除了我稱自己是一位基督徒，我也不能稱自己爲別的東西。」

父親被這句話惹怒了，就向我撲去，好像要把我的眼

¹⁶ *Passio*, 3.

睛剎出來。但他只使我感到苦惱，他便離開走了。¹⁷

第二次勸說：

幾天後，在這裡傳出一個消息，我們應接受審問。然後，我父親從城裡來找我，焦急得筋疲力盡。他走到我面前，要把我扔下去，說：「可憐我，我的女兒，看在我的白髮上。可憐你的父親吧，如果我仍配被你稱為父親。我曾用這雙手把你養育到你這個年紀，我曾愛你勝過你所有的弟兄，就因這樣，請你不要讓人藐視我吧。你要顧念你的兄弟，顧念你的母親和你的姑姑，顧念你的兒子，沒有你，他不能生存。放下你的勇氣，不要使我們歸於泯滅；因為如果你遭受任何痛苦，我們誰也不能自由地說話。」我父親親吻我的手，撲在我的腳邊說出這些話，他含淚不稱我為女兒，而稱我為尊夫人。我為我父親的白髮而悲傷，因為我全家中只有他一個人不會為我的殉道而喜悅。我安慰他說：「在那十字架上，天主所意欲的都必成就。因為要知道，我們不是被置於自己的能力中，而是被置於天主的能力中。」他就憂愁地離開我。¹⁸

第三次勸說：

我們站上臺階。其餘人被審問，並供認不諱。然後他們來到我跟前，父親和我的孩子立刻出現，我從臺階上被拉了下來，父親用懇求的語氣說：「可憐你的孩子。」接

¹⁷ *Passio*, 3.

¹⁸ *Passio*, 5.

替剛逝世總督田米尼亞努斯（Minucius Timinianus）的檢察官希拉蕊亞努斯（Hilarianus）說：「讓你白髮的父親活命吧，讓你幼年的孩子活命吧，為皇帝的福祉獻祭吧。」我回答說：「我不會那樣做。」希拉蕊亞努斯說：「你是基督徒嗎？」我回答說：「我是基督徒。」當父親站在那裡要求我放棄信仰時，希拉蕊亞努斯命令人將他推下去，並用棍棒毆打他。父親的不幸讓我傷心，好像我自己被毆打了一樣，我為他悲慘的晚年而悲傷。檢察官隨後對我們所有人判刑，讓野獸把我們咬碎，而我們卻興高采烈地下到地牢裡。¹⁹

第四次勸說：

又過了幾天，一名士兵又是監獄的助理監督員普登斯（Pudens）非常尊重我們，意識到天主的大能在我們中。他容許不少弟兄前來探望我們，這些弟兄和我們因這些相遇而彼此獲得更新的精神。當受刑的日子臨近時，我父親帶著痛苦，來到我這裡，他撕下他的鬍鬚，撲倒在地上，俯伏在地，責備他的這些歲月，說出感動世人的話。我為他不幸的晚年感到悲痛。²⁰

上述的段落不難令人感慨地想起耶穌曾對向他的門徒發出這樣的警告：「所以，人的仇敵，就是自己的家人」（瑪十 36）。雖然父親的痛苦令他幾乎發瘋，但無奈聖佩爾都亞的態度異常

¹⁹ *Passio*, 6.

²⁰ *Passio*, 9.

堅決，絲毫不為所動。她還同撒督魯斯鼓勵別人，成為獄中的模範。父親的哀求、酷刑的威脅，都不能使她動搖，那麼只有等候受刑了。天主也不時以異象支持她，就在這種氣氛下渡過了冬季。到了春天，殉道的時刻就臨近了。

行刑的前幾天，有這麼一段動人的插曲。聖斐理塔斯懷孕已八個月。受刑的日子越接近，她越發愁：法律嚴禁孕婦受死刑，她深怕這樣展延下去，不能和其他信友們一同殉道。信友們同樣感到難過，唯恐留下這位很要好的同伴，不能一同殉道。於是，他們共同熱切祈禱了三天，求天主給他們解決這個難題。第三天晚上，聖斐理塔斯開始陣痛，在生產的痛苦中，她不斷地呻吟。守卒譏笑她說：「這點兒痛苦妳已經吃不消了，那麼把妳投給野獸時，更該如何呢？」不料她身為一位奴隸竟說出了這樣富有深意的回答：「現在是我獨力吃苦，但到那時卻是另一位臨到我心中，祂曾為我受苦，因為我也將為祂而受苦啊！」她生了一個女嬰，被一名女教友領養去了。²¹

她們凱旋的日子終於來到。這幾位殉教的聖人出了監獄向刑場走去：他們個個容光煥發，同時也顯得異常激動，這並非由於懼怕，而是由於興奮。聖佩爾都亞以穩重的步伐向前行，她被天主所鍾愛，宛如基督的一名貴婦一樣。觀眾都注視著她明朗的眼神。聖斐理塔斯同樣被帶到刑場，她內心滿懷喜悅，因為她能安全地來到刑場。她倆走到刑場門邊，監斬官命給她

²¹ *Passio*, 15.

們換上邪神司祭的衣服，以示訕笑。聖佩爾都亞以異常堅決的口吻說：「我們是為保護我們的自由而心情甘願來到這裡；而且正是因為拒絕祭神，我們才犧牲生命。」²²

行刑者為這些年輕婦女們準備了一頭非常兇猛的母牛。這母牛是迫害者特別為此目的，違背了一般習俗而準備，在野獸的性別上也能與她們的性別相媲美。於是，他們脫光了她們的衣服後，將她們放入網中，然後被領出去。當民衆看見一名年輕女子那纖弱的身軀，同時看著另一位剛分娩後、乳房仍滴下乳汁時，民衆不寒而慄。所以，他們將她倆送回去，再給她倆穿上鬆身的衣服。²³不久，聖佩爾都亞首先再被引出來，她被野牛撞拋在空中；她一眼看見自己的長衣被撕破了，於是連忙把衣服拉緊，蓋在自己的腿部；她對羞恥比疼痛看得更重。然後她又尋到一副髮簪，把散開的頭髮蓄起來；她認為殉道者在這光榮的日子，不該披頭散髮表示哀傷。裝束後她便站起來，一眼看見聖斐理塔斯已傷臥在地，便前去把她扶起來。她倆站在一起而民衆的殘暴稍為緩和，及後，她倆被召回到薩納維瓦利亞大門（*Sanavivarian gate*）。

然後，聖佩爾都亞跟一位仍然是慕道者相遇，他的名字叫魯斯迪古斯（*Rusticus*）。他保持靠近她，而她剛深深地沉思在聖神和狂喜之中，彷彿便從睡夢中驚醒起來，開始環顧四周，她說出令所有人驚訝的話：「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被帶到那隻野牛

²² *Passio*, 18.

²³ *Passio*, 20.

那裡。」人們便告訴剛在她身上所發生的事情，當她聽到後，她不敢相信。直到她察覺她的身體和衣服上有一些受傷的跡象，並認出了那位慕道者時，她才相信。之後，她請那位慕道者和弟兄們走近，對他們說：「你們要堅定信仰，彼此相愛，勿因我遭逢苦難而悶悶不樂。」²⁴

不久，聖佩爾都亞的殉道時刻真的到來了。她與未死的幾名殉道者再度被牽至刑場。撒督魯斯首先出現，他被一隻豹咬嚙而死。其他殉道者當知曉會被劍手砍殺，他們先互相親吻，互祝平安後便受刑。²⁵ 至於聖佩爾都亞，她也嘗到一些痛苦，被刺穿肋骨，大聲叫喊。當她看著那年輕劍手中的搖擺不定之右手時，便將她的喉嚨逼近那刀劍，幫他砍斷了自己的脖頸。或許是因這樣的女士不可能被殺，除非是她自願，因為她害怕那不潔的邪靈來這樣殺她。²⁶

殉道者光榮地升天了，留下來的是那看熱鬧觀眾的歡呼之聲。但當中至少有一位卻因撒督魯斯的殉道而改變了整個生命，他就是那位士兵普登斯（Pudens）。在撒督魯斯殉道前，他曾對普登斯這樣說：「請記住我的信仰，不要讓在我身上所發生的事困擾你，相反，讓它堅強你吧。」與此同時，普登斯要求撒督魯斯給他手中的戒指。當普登斯接到這戒指時，它卻沾滿了撒督魯斯致命時所流的血。據說普登斯後來也接受了基督信

²⁴ *Passio*, 20.

²⁵ *Passio*, 21.

²⁶ *Passio*, 21.

仰。一個死亡，一個復活。「殉道者的血是信仰的種子」這句話又再一次獲得證實。

聖佩爾都亞曾兩次作證說：「我是基督徒。」就因這句話成就了她的殉道。誠如耶穌基督曾向門徒說的：「凡在人前承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認他；但誰若在人前否認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認他」（瑪十 32-33）。基督徒這個名字是如何珍貴！

三、聖老楞佐 (St. Laurentius, 225~258)²⁷

請看！這些貧窮人，即我答應給你看的寶藏。²⁸

聖老楞佐出生在西班牙的奧斯卡 (Oscá) 阿拉貢 (Aragón) 的一個小鎮，靠近庇利牛斯山腳 (Pyrenees)。年輕時，他被送到薩拉戈薩 (Saragoza) 完成他的人文學科和神學課程，正是在此，他首次遇到了未來教宗西斯篤二世 (Sixtus II, 257~258 在位)。這位未來教宗在當時最著名的學府任教，是最著名和最受尊敬的老師之一。

聖老楞佐個人品質高尚、具敏銳的頭腦和智慧。在學期間，他與師傅（即未來教宗西斯篤二世）之間的關係產生了生命和友誼的交流。他倆隨著時間的流逝，產生對羅馬——基督宗教的中心

²⁷ 本文的原始材料主要來自聖安博《論職務》

(St. Ambrose, *De Officiis ministrorum*, Book I-III)。

²⁸ “Hi sunt thesauri Ecclesiae”. *Patrologia Latina*(PL), ed. by Jacques Paul Migne, Paris, 1844-1855, vol.16, p.141

——的熱愛。最終，隨著當時的移民潮，兩人離開西班牙前往宗徒伯多祿在羅馬建立的教會。在羅馬，師徒就這樣實現了他們的福傳理想和傳教使命，直至流血殉道。不久，西斯篤二世接位，開始了為期不到一年的教宗職務。教宗毫不猶豫地將執事的重任託付給聖老楞佐，儘管他仍年輕、資歷尚淺，仍使他在羅馬教會執事團中位居第一，成為領袖。他的職位非常重要，掌管教會的財產，負責救濟窮人的工作。

聖老楞佐及教宗西斯篤二世兩人於 258 年死在同一位迫害者的手中，前後相隔三天，也結束了他們在世的友誼。迦太基的聖西彼廉（St. Cyprian of Carthage, 210–258）在他的一封書信中描述了教宗西斯篤二世的殉道。他指出當時基督徒正面對不斷打壓的敵意，教會正處於極度危險的境況。聖西彼廉接著繼續說：「瓦勒良皇帝（P. L. Valerian, 253–260 在位）向參議院（Senate）發出一項法令，議定所有主教、神父和執事將要立即處死。……教宗西斯篤二世於 8 月 6 日與四位執事在墓地中殉難。羅馬官方制定了一項規範，根據該規範，所有被譴責的基督徒都必須被處決，並沒收他們的財產歸入國庫。」²⁹ 據記載，教宗是在聖加利斯多墓地（Cemetery of St. Callixtus）舉行聖祭時被捕，並立即被處決。³⁰ 在教宗被帶去處決前，聖安博在《論職務》（*De Officiis*）

²⁹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CSEL), 3, 839–840.

³⁰ Fr. Francesco Moraglia, *St. Lawrence, Proto-Deacon of the Roman Church*. cf. https://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cclergy/documents/rc_con_ccclergy_doc_19022000_slaw_en.html

書中曾使用非常感動的筆觸描寫主教與執事的對話。聖安博寫道：

當聖老楞佐看到他的主教西斯篤被帶出赴義殉道時，他哭了。他哭不是因為他也要同死，而是因為他仍能活著。他大聲向他喊道：「父親，你前往什麼地方，怎能沒有帶上你的兒子？神聖的主教，你趕往什麼地方，怎能沒帶上你的執事？沒有輔祭，你怎能獻祭。父親，你認為我不配嗎？給我一個記號吧，即你已找到了一位相稱的輔祭。你曾將主的血賜給他，你曾與他分享了神聖的奧蹟，難道你不願他與你一起流血嗎？我知曉在你的讚頌中，你自己的判斷不會動搖。鄙視弟子和羞辱老師。不要忘記，偉大和著名的人物之所以獲得更大光榮，不在於他們自己的行實上，而是在於追隨他們的門徒之行實上。亞巴郎犧牲了自己的兒子，伯多祿卻遣送了斯德望。父親，請向我們作兒子的展示您自己的力量，犧牲你曾撫養的他，以獲得在那光榮的行列中永恆的賞報，持守你的判斷。」

西斯篤回答說：「我兒，我不會離開你，我不會拋棄你。更艱難的考驗已為你保留。為我們年長的已設置了更短的賽道。為年輕的你，你將贏得暴政而獲得更光榮的勝利。不多久你便看到，不要再哭了，三天後，你會跟隨我。司祭和肋未人之間有這樣的間隔是很合宜的。³¹ 你在一位

³¹ 原文是 “Sacerdotem et levitam hic medius numerus decet”.

殉道者的指導下死去是不合適的，這好像你需要他的幫助。爲什麼你要分沾我的殉道呢？我把它全部遺留給你。爲什麼你需要我的臨在呢？軟弱的學生應該超越他的老師，強壯的不用誰來指導，只需在沒有老師的臨在下跟隨和征戰。厄里亞就這樣離開了厄里叟。我將我成功的力量託付給你。」³²

聖老楞佐聽了這幾句話，滿心喜悅，他知道天主快要賞賜他致命的榮冠。他將教會的錢財分施貧人。羅馬總督得了這消息，以爲教會一定有大批財產藏匿著，就派人傳聖老楞佐來，對他說：「你們教徒常說官員用苦刑虐待你們，這一次絕對不是如此。我知道你們的司鐸常用金銀製成的杯爵舉行宗教禮節，聽說你們還有金的蠟燭盤。你快些將這些金銀財寶全部獻出。」聖老楞佐很鎮靜地答道：「教會實在很富有，就連皇帝所擁有的財富也不及教會的財富。請你寬限三天，讓我準備一下，我一定會將教會的財寶帶到你這兒來。」總督不知道聖老楞佐所說的「教會財寶」是什麼，但批准請求，給予他三天的限期。³³

聖老楞佐在這三天內，將原來由教會維持生活的全體貧窮人召集起來，排成一大隊，其中有盲子、跛子、聾子、癲瘋病人，這隊人浩浩蕩蕩向總督府進發。到了門口，聖老楞佐進去請總督出來看「教會的財寶」。總督一見大怒，詢問他這批人來做什麼。聖老楞佐道：「你有什麼不高興的？你這麼熱切所渴求

³² St. Ambrose, *De Officiis ministrorum*, 1, 41, 214-215 ; PL 16, 84-85.

³³ St. Ambrose, *op. cit.*, 2, 28 ; PL 16: 140-142.

的金子，其實只是一種卑劣的金屬，它會煽動人們去觸犯各種罪行。真正的金子是天上的光明，就是這些貧窮人所享有的。他們肉身上的軟弱和痛苦，正是他們的耐心和美德之根源；惡習和情欲正是真正的病根，因著它，世上最偉大的人物往往變為最悲慘和卑鄙的。請看！這些貧窮人，即我答應給你看的寶藏；我還要加上珍珠和寶石，即那些眾寡婦和度獻身生活的童貞女，她們是教會的榮冠，這些榮冠卻令基督感到喜悅。再沒有其他財富了：善用他們會令羅馬城、羅馬皇帝和你自己受益。你不是要我獻出「教會的財寶」嗎？在你跟前的這批人就是教會的財寶。」³⁴ 總督更加火上加油，厲聲對他道：「你居然這樣大膽，同我開玩笑；我知道你不怕死，可是我要慢慢地折磨你，不讓你立刻就死。」³⁵

總督命人抬來一個鐵絲架子，下面放燒紅的煤。聖老楞佐上身衣服剝去，放在鐵絲架子上，慢慢的烤炙。他的臉上發光，他的身體發出一股奇香。聖老楞佐渴望與主相聚，他似乎不覺得痛，愛主的神火比烤燒身體的火更強烈。聖老楞佐在鐵絲架上烤了好久，他轉過頭來，微笑對刑吏說：「把我的身體轉過來

³⁴ "St. Lawrence, Deacon Martyr", by St. Lawrence Orthodox Christian Church".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PDF) on 26 July 2022, p.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1019094129/http://www.slocc.com/images/St.%20Lawrence.pdf>

³⁵ Fr. Paolo O. Pirlo, Sons of Holy Mary Immaculate (SHMI), *St. Lawrence, My First Book of Saints* (Philippines: SHMI Quality Catholic Publications, 1997), pp. 176~178.

吧，這一邊已經烤得夠熟了。」刑吏上前，將他的身體翻過來。他道：「這一邊烤好了，你們可以吃了。」³⁶ 聖老楞佐為羅馬全城的居民祈禱，希望他們歸正，希望信德的光由羅馬發射到全世界。他受了長時期烤炙的慘刑，氣絕身死。

據記載，許多在場的參議員目睹聖人英勇的忍受苦刑，異常感動，當下立即皈依真教。他們抬著聖人的遺體到田波弟諾公墓（the cemetery of Cyriaca in agro Verano on Via Tiburtina），盛禮殮葬。羅馬城的歸化，應當歸功於聖老楞佐。他的死亡，標誌著羅馬異教的滅亡。從那一天起，異教的勢力逐漸消失，終而完全清滅。羅馬教友常前往他的墓地祈禱，求聖人保佑。根據聖奧斯定和聖額我略的記述，他在羅馬和其他處所顯了許多奇蹟。³⁷

聖老楞佐的殉道事蹟歷來得到後世的稱道和讚賞。聖奧思定在聖老楞佐紀念日（8月10日）中曾這樣講道：

今天羅馬教會邀請我們來慶祝聖老楞佐凱旋的一天。今天他踐踏了囂張的世俗，唾棄了諂媚的世俗；在這兩種情形中，他都戰勝了迫害者惡魔。如所周知：他曾在羅馬教會內盡執事之職。他在那裡分送基督的聖血，也在那裡，為基督之名而傾流了他自己的血。聖若望宗徒曾說明主之最後晚餐的奧蹟：「正如基督為我們捨命，同樣，我們

³⁶ "assum est...versa et manduca" (cf. Bibliotheca Sanctorum, col 1538-1539) ; cf. Fr. Paolo O. Pirlo, "Sons of Holy Mary Immaculate (SHMI) ", *St. Lawrence, My First Book of Saints*, pp.176-178.

³⁷ "St. Lawrence, Deacon Martyr", p.7.

也應該為弟兄們捨生致命。」弟兄們，聖老楞佐明白了這事，也照樣去做了。他在聖餐中怎樣領取聖血，也願意同樣準備流血。他以生命愛了基督，也以死亡效法了基督。³⁸

教宗聖良一世（St. Leo I, 440-461 在位）也曾在聖老楞佐紀念日中這樣講道：「……因此，一個好人不單以作為好人便滿足，一個聰明人的智慧不單僅於滿足自己，真正的美德之本性，是藉著美德的光照，能引領許多人遠離黑暗的錯誤。在教訓天主子民方面，沒有什麼楷模比殉道者的身教更有用。……楷模勝於言辭，沒有什麼楷模比殉道者的身教更勝於言傳。」教宗還這樣諷刺迫害者：「你（指迫害者）一無所獲，你一無所勝，有的只是一種野蠻的殘暴！從你的計謀中，老楞佐必死的肉軀已被釋放出來，當他離開升天時，你被征服了。基督之愛的火焰決不被你的火焰所戰勝，你外面燃燒的火焰不如他內心燃燒的火焰那麼激烈。迫害者啊，在你的憤怒中，你卻服事了殉道者；在你增加他的痛苦中，卻只有增大他的獎賞。你狡猾的計謀獲得了什麼？它並沒有增多征服者（指聖老楞佐）的榮耀，即使殘酷的刑具也可算作得勝的一部分。」³⁹

至於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教義憲章中第 42 段為殉道有以下說法：

「天主子耶穌為我們捨棄生命，而表現了祂的愛，沒有比為基督及為弟兄捨命的人，有更大的愛（參：若壹三 16：

³⁸ St. Augustine, *Sermon*, 304, 1-4, PL 38, 1395-1397.

³⁹ St. Leo I, *Sermon*, 85.

若十五 13)。在初期已經有些基督徒被選去，在眾人前，尤其在迫害者面前，為愛德而作出偉大的證據，將來一定常有人去作證。殉教的行為，使弟子和為世界的得救而自動受死的導師相似，和祂一樣流血致命，教會把這種行為珍視為特出的恩賜、愛德的最高證明。雖然僅有少數人獲得殉教的恩惠，但是所有的人都要準備在人前承認基督，準備在教會從不或缺的被迫害之下，由苦路追隨基督。」

聖老楞佐的殉道，一方面是跟隨基督及其他殉道者一樣，成為愛德的最高見證；另一方面，他也向我們指出如何理解執事之為執事的召叫。執事之被祝聖，全為愛德的服務，而愛德服務是無限界，包括最終模仿基督無條件奉獻自己的性命。與此同時，執事正因透過一份對主教的特殊服務，成為主教得心應手的助手，忠實地履行主教委派他的職責。我們不一定會成為殉道聖人，但在每天的生活中，我們應當活出殉道的精神。成聖雖有不同方式，但捨棄與犧牲卻是邁向成聖的一個標記。

四、迦太基的聖西彼廉 (St. Cyprian of Carthage, 210~258)⁴⁰

感謝天主！⁴¹

⁴⁰ 本文的原始材料部分來自羅馬官方的審訊記錄，即《聖西彼廉的殉道實錄》（*The Acta Proconsularia of St. Cyprian*，取自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及聖西彼廉的書信集（*Epistola*），例如第十四封書信（*Epistola 14*）。除書信集外，還有聖西彼廉所寫的《論跌倒》（*De Lapsis*）。

⁴¹ *The Acta Proconsularia of St. Cyprian*, CSEL, III. 3, pp. CX~CXIV.

「感謝天主」(Deo Gratias)一詞常在天主教信友群體中傳來傳去，特別是在感恩聖祭中，主禮說出「彌撒禮成」後，信眾回答：「感謝天主」。當然，信友們透過求恩而幸獲恩賜，也會由衷說出感謝天主。不過，這裡為各位介紹的殉道者卻有所不同，他在聽聞獲判斬首之際，立即脫口而出「感謝天主」。他就是迦太基的聖西彼廉。

聖西彼廉原名是達斯烏斯西彼廉(Thascius Cyprainius)，於200~210年間生於北非的迦太基城(Carthage)。他出身富有及極具文化修養的外教家庭。長大後，他身為一位雄辯家，在迦太基滿受讚譽。然而，他本人厭惡城市生活的放蕩邪惡，亦有感於政府及公共行政的腐敗，因著天主的恩寵，他的靈魂尋找更高的境界。受到司鐸車西斯魯斯(Caecilius)的影響，他受洗成為一位基督徒，並將原名達斯烏斯(Thascius)改為車西斯魯斯(Caecilius)。受洗後不久，他於248年被祝聖為司鐸，249年初更被選為迦太基主教。不過，某些年長的司鐸卻反對他作主教。

他在任主教不到一年，全羅馬帝國發生德西烏斯教難(Decian Persecution)。德西烏斯皇帝(Decius)在250年要求所有全體人民向他的神像獻香，以示效忠皇帝，承認他是神。在這次教難中，他曾逃往一個安全的地方避難，但他仍跟他們的羊群及司鐸們保持接觸和緊密溝通。然而，他的逃跑並不是所有人認同。在羅馬主教法比奧(Sanctus Fabianus, 236~250在位)殉道不久後，羅馬司鐸及執事們將教宗的殉道消息傳去迦太基，同時加上另一封信，表達對迦太基主教的逃跑感到驚訝。聖西彼廉

立即作出詳細回應及解釋他逃離的決定：

我想有必要向你們寫這封信，在信中我將給你們一份記錄我所做過的，我的紀律和我的勤奮。如主所教訓一樣，正當那動亂首先發生時，我曾首要考慮不是我的安危，而是眾兄弟的和平共處。我短暫逃離，免得因著過於無畏的臨在，使那已開始的動亂更趨激化。然而，肉身上我雖不臨在，但在精神上或在行動上或透過我的建議，我不欠缺幫助我的弟兄，透過我的勸告作出有利於他們的事情。⁴²

當 250 年的教難結束後，聖人面對如何接納大量背教跌倒的信友（Lapsi）、如何與教會修和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在教區中出現分歧。但最終聖人在 251 年的教區會議訂下原則。所有跌倒者，不論任何人，一律要作補贖，作補贖時期的長短視乎每個人所犯的輕重。但他保證那些作補贖的人，如果遇到有生命危險及接近死亡的時刻，他可立即獲得寬恕、赦免及重返教會。不過聖人除處理跌倒者的事情外，他還痛惜在跌倒過程中，那些跌倒者是何等懦弱，何等令人失望及哀嘆！

……唉！這裡有不少跌倒者已被遺忘。他們不用等人拘捕，便迫不及待前去否認信仰；不用等人查問就自我拋棄信仰。在鬥爭還未開始前，他們已一早伏地放棄及跌倒；許多未遇到敵人前，或甚至未有讓自己表明是不願向神明獻祭便先行放棄。……當他們自願前往朱比特神廟（Capitol）

⁴² Cyprian, *Letter*, 14, in PL 4: 263-5.

途中——即當他們自願地向那恐怖邪惡走近屈服時——難道他們的步態不是蹣跚地走嗎？難道他們的視線不是變黑了嗎？他們的心不是顫抖了嗎？他們的雙臂不是垂低了嗎？他們的感覺不是死去嗎？他們的舌頭不是打結嗎？他們說的話不是軟弱無力嗎？天主的僕人先前曾棄絕魔鬼及世界，他現在怎能站在這裡說出背棄基督呢？他步向毀滅他的那祭壇前，難道這祭壇不就是他的喪禮嗎？難道他不應戰慄及逃離那魔鬼的祭壇嗎？在這祭壇上，難道他不曾見過那些惡臭的煙火及氣味，並知曉它宛如他的喪禮及墳墓嗎？.....⁴³

此外，聖西彼廉寫出他所觀察的，並嘗試解釋為何會有大批信眾跌倒。他這樣說：

.....如果我們深入理解我們這些失足的因由，我們就有治癒的機會。天主會喜悅他的家受到考驗；因為先前一個相當長的和平時期將主所訓示的紀律敗壞了，現在天主的裁決激起我們墜落的信德；容我這樣說，我們的信德是在一個幾乎打盹的狀態下。雖然在這種境況下，我們應當為我們的罪承受更大的罪罰，但最仁慈的主將會把它稍為緩和，使我們覺得是一次試煉，而不是一種迫害。

每人將自己放在積聚財寶上；忘記了昔日宗徒時代的信徒們曾作過或應作的行為，每人懷有那永不滿足的慾望

⁴³ Cyprian, *De lapsis*, 8.

去尋求大量的財富。司鐸們在宗教虔敬工作上欠奉；牧職人員在信德的全備上欠缺；他們沒有作憐憫的善工、也沒有在紀律上持守正確的態度。男士們不修邊幅，女士們炫耀虛偽的美艷。把天主原本所創造的美變了質，污染了眼目。頭髮上的顏色（指染髮）也是虛假。純樸人的心因虛假的手段被誤導；弟兄之間彼此陷入誘惑的陷阱。教友竟與教外人通婚；基督徒與外教人通姦。他們不單草率地任意發誓，甚至假的也一樣照做。高位者在心中目空一切，惡毒的責罵出自他們的口，而人們卻因沒完沒了的紛爭而彼此分裂。許多主教本應是鼓勵他人和作他人的模範，但卻疏忽職守，藐視自己尊貴的職務，竟投身俗世的事務中。他們放棄訓導之職，放棄牧養自己的子民；他們自甘迷途於外地；醉心於狩獵商場上的利益，而卻疏忽在教會內捱餓的弟兄們。他們積聚大量金錢財寶時，又透過欺詐手段攫取土地田產，並用借貸方式使之不斷增值致富……⁴⁴

聖西彼廉不單為我們提供跌倒者的因由，而且在 258 年的教難中，他也無法倖免接受殉道的榮冠。殉道實錄如此描述：

……總督伽列里烏斯（Galerius Maximus）命令西彼廉（Cyprian）帶到他面前查問。

總督：你是否達斯烏斯西彼廉（Thascius Cyprianus）？

西彼廉：我是。

⁴⁴ Cyprian, *De lapsis*, 5~6.

總督：你是否這些不虔敬的人（即違反皇帝諭令）之主教？

西彼廉：我是。

總督：最神聖的羅馬皇帝現今命令你跟隨羅馬宗教禮俗。

西彼廉：我拒絕。

總督：你小心你自己。

西彼廉：隨你如何作吧！我不會爲此事而需小心。

隨後，總督跟其他官員商討一會後，不太情願地宣布：

總督：你長久以一種不虔敬的態度生活，引領一群信眾集結一黨，並親自宣認我是羅馬神明及宗教的公開敵人。現在，最神聖的瓦勒良皇帝（Valerian）及其子加里恩努斯（Gallienus）曾嘗試努力將你帶回正道，但卻白費心機。因此，你已被認定爲在這些不虔敬事上的首領及主謀。你將會與那些邪惡同黨被定罪，並成爲首要犯人。法律將以你的血爲依據。現在是你的判罪：西彼廉將被斬首。

西彼廉：感謝天主。⁴⁵

258年9月14日，聖西彼廉爲主殉道。當他聽到被判死刑時，立即喊出「感謝天主」，這回應著實令人感到驚訝與不解。讀者們，下次當你再聽到了有人說「感謝天主」時，請你向他分享這位殉道者之「感謝天主」，因爲實在是太特殊和令人欽佩。感謝天主賜給我們這樣一位殉道者！

⁴⁵ *The Acta Proconsularia of St. Cyprian*, CSEL, Vol. III. Part 1, pp. CXII~CXIII.